



HAL
open science

茶堡话的重叠形式

Guillaume Jacques

► **To cite this version:**

| Guillaume Jacques. 茶堡话的重叠形式. *Minzu yuwen*, 2004, 4, pp.7-11. ⟨halshs-00174300⟩

HAL Id: halshs-00174300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0174300>

Submitted on 23 Sep 2007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茶堡话的重叠形式

[法] 向柏霖 陈珍

民族语文 2004 年 4 期 7-11

茶堡话是马尔康县龙尔甲,沙尔宗和大藏三个乡藏族人使用的一种语言。过去讨论茶堡话的文章非常少见。瞿蔼堂(1983、1990)两篇文章探讨嘉绒语诸方言的动词形态,其中引用茶堡话的少量资料,林向荣(1993: 468-489)描写茶堡语大藏话的语音系统,林幼菁(2003)一文中介绍了茶堡语大藏话动词形态的一些现象。

我们自 2002 年起合作研究茶堡话的龙尔甲乡(gdong-brgyad, ངང་བརྟལ་ཏེ་)的干木鸟(kɣmɿu)方言。茶堡话干木鸟话和前人研究的大藏话分别不大,两种方言能通话,但是动词形态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为我们记录整理。

嘉绒语诸方言的形态变化非常丰富,有前缀,后缀,词根交替等现象(孙天心 2000、2003,林幼菁和罗尔武 2003)。除了上述三种形态变化的方式,茶堡语还出现非常特别的构词手段:辅音重复和叠韵。

一、辅音重复

嘉绒语的大部分动词形式是多音节词,以附加前缀来表示形态变化。辅音重复可以分两种情况:重复动词的第一个音节(无论是前缀还是词根)和重复动词词根的最后个音节的辅音。重叠的形式与语法功能有直接的关系:当重叠形式有构形(flexional)功能时,发生辅音重叠的是动词的第一个音节,而当它有构词(derivational)功能时,是动词词根的最后个音节。

茶堡语的辅音重复,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和汉语的“双声”相似。辅音重复的构造方式是把原音节衍生成两个音节。这个双音节形式的第二个音节和原音节相同,但第一个音节不一样,其主元音和韵尾一律改成-**u** 或者-**oɿ**¹。双音节的第一个音节可称为滋生音节,第二个音节可称为原音节。我们用粗体把滋生音节显示出来。具体形式列举如下:

kɣ-nu-ruutʂa 妒忌 → **.kɣ-nu**-ruu-tʂu-tʂa 互相妒忌(互动形式、构词)

ta-ndza 他吃了 → **tu-ta-ndza** (nɣ) 如果他吃了(条件式、构形)

滋生音节的复辅音一般和原音节一样:

fstun 他伺候别人 → **fstu**-fstun (nɣ) 如果他伺候别人的话

spe 他会 → **spu**-spe (nɣ) 如果他会的的话

但是-w-、-l-、-r-、-j-、-.-五种辅音当复辅音的最后一个成分的时候,这些辅音有时候消失,有时候留下:

mbro 他很高 → **mbu**-mbro (nɣ) 如果他高的话(-r-消失)

βrak 他拴(牛) → **βru**-βrak (nɣ) 如果他拴(牛)的话

mbjis (衣服)退色 → **mbu**-mbjis (nɣ) 如果(衣服)退色的话(-j-消失)

ɕjit 他记得 → **ɕju**-ɕjit (nɣ) 如果他记得的话

我们认为,辅音的消失与否和复辅音的内部结构有关。-w-、-l-、-r-、-j-、-y-可以当声母,也可以当介音。当原音节的声母被复制到滋生音节时,介音一律消失。辅音重复对茶堡语的音系分析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复辅音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非常仔细地地区分每一种复辅音的声母和介音。

辅音重复有七种不同的语法功能。

第一、表示假设(构形):

¹草登话的辅音重叠和茶堡话相同(孙天新 1998: 106),滋生音节的韵母一律为-.

uɔzɔ ju-ja-zyut nɣ pjɔ-ta-su-mtshɣm
他 重叠-过去完成体-来 连词 非完成体-主语：第一人称、宾语：第二人称-使动-听
他如果来了的话，我就告诉你

第二、表达某种特征的程度随着时间增加，或者表达某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构形）：

tu-tu-mbro zo ju-ɣu
重叠-非完成体-高 连词 亲眼-是

他长得越来越高

tu-tu-ɣɕqhe zo ju-ɣu
重叠-非完成体-高 连词 亲眼-是

他咳的次数越来越多

及物动词不能用这种重叠形式，一般把 k...d.n “增加”加在及物动词的不定式的后面来代替：

azɔ tɣlu kɣ-tshi tu-tuyɣdán-a
我 牛奶 不定式-喝 重叠-非完成体-增加-第一人称
我牛奶喝得越来越多

第三、表示两种状况是连在一起的，状况甲每一次出现，状况乙也会出现（构形）：

rguɔmba ju-ju-ɕe-a zo ku-ruɔskɣrwa ɣu
寺庙 重叠-非完成体-去-第一人称 连词 非完成体-转经 是
我每一次去寺庙时都转经。

第四、表示遍指（构形）：

ku-mɣɕi 富有 → ku-ku-mɣɕi 所有富有的人
smɣn ta-ndza 他喝（“吃”）了药 → smɣn tu-ta-ndza nu ju-phɣn 他喝了的药都有效

第五、派生出的动词含有“动作乱、没有特定的方向”的意味（构词）：

kɣ-rpu 撞 → kɣ-ɣ-rpu-rpu 到处乱

撞

kɣ-ti 说 → kɣ-nɣ-tu-ti 到处乱

说

tu-jak 手 → kɣ-ɣu-ju-jak 习惯乱碰人的动词（原始动词* kɣ-ɣu- jak 不存在）

第六、派生互动动词（构词，具有能产性）：

kɣ-lɣt 扔、打 → kɣ-lu-lɣt 打架

kɣ-rqɔk 抱 → kɣ-rqu-rqɔk 互相拥抱

kɣ-tso 懂 → kɣ-ɣmu-tsu-tso 互相理解

草登话（孙天心 1998：106）和四土话（林向荣 1993：256）也用辅音重叠来派生互动动词。

第七、应用于颜色的静态动词，表示颜色比较淡（构词）：

kuu-qarŋe 黄色 → kuu-qarŋu-rŋe 淡黄色

以-ox代替原音节的韵母至今发现六个例子。因为例子不多，这种形式的功能不清楚。虽然-ox式辅音重叠没有能产性，但是六个例子中有两个是藏语借词：kuu-βdi 安宁（藏文 bde）和 kɣ-βzdu 拣（藏文 sdud-ba “捡”的未来时 bsdu）。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这两个词进入茶堡语之后，-ox式辅音重叠的能产性还没消失。

kɣ-ɣɣblo 慢 → kuu-ɣɣblox-ble 动作慢（除了重叠还有元音交替）

kuu-βdi 安宁 → kuu-ɣβdox-βdi 安宁

kuu-mdi 全部 → kuu-mdox-mdi 完整（物体）

kɣ-βzdu 拣 → kɣ-ɣ-βzdox-βzdu 集合

kɣ-nu-nthox-nthuɣ 拣别人的垃圾（原始形式 *kɣ-nthuɣ 消失了）

kɣ-rɣ-ŋjox-ŋji 杂碎（原始形式 *kɣ-ŋji 消失了）

二、叠韵

茶堡话叠韵的原则和汉语的“叠韵”相同，其构造方式和辅音重叠相反：滋生音节置于原音节之后。原音节的韵母被复制到后加滋生音节，其声母（包括复辅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l-。叠韵的功能和上述辅音重叠第五个功能有相同的地方：由叠韵派生出来的动词也含有“没有特定方向”的意味。除此之外，这种动词也专门用来表达反复进行的活动，不停地出现的状况。韵母重叠没有能产性：发生韵母重叠的例子都是本土词，其中没有发现藏语借词。例子数量超过 20 个，其中有一部分使用得非常少，以下罗列的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kɣ-tʂox 掺和 → kɣ-ɣ-tʂox-lox 混合（不及物）

kɣ-pɣax 翻 → kɣ-nɣ-pɣax-lax 翻来覆去

kɣ-ndzak 过河 → kɣ-nɣ-ndzak-lax 游泳

kɣ-mbrɣt 断（不及物） → kɣ-nɣ-mbrɣt-lɣt 不停地断

kɣ-ndzaβ 滚 → kɣ-nɣ-nd.aβ-laβ 滚来滚去

kɣ-qraβ 撕 → kɣ-nɣ-qraβ-lax 撕来撕去

kɣ-mtsax 跳 → kɣ-nɣ-mtsax-lax 跳来跳去

kɣ-nɣ-ɕtʂaŋ-laŋ 摇来摇去（原始形式 *kɣ-ɕtʂaŋ 不存在）

三、茶堡语的叠韵和汉语方言的嵌 l 词

茶堡语的叠韵和汉语方言的嵌 l 词（即古人所说的“切脚语”）有相似的构造手段和语法功能。嵌 l 词的构词方式是将原音节分为双音节，第一个音节的声母和主元音相同于原音节（韵尾脱落），第二个音节的韵母和原音节相同而声母改成 l。嵌 l 词最早发现于晋方言（王立达 1961、赵秉璇 1979）。本文引用伊盟方言（栗治国 1991）：

滚 kuŋ²¹⁴ → kuəʔ²¹ luŋ²¹⁴ “滚动”（赵秉璇注“翻转滚动”）

摆 pai²¹⁴ → pəʔ²¹ lai²¹⁴ “摆动”

奔 pən³³ → pəʔ²¹ lən³³ “狂跳”

掉 tiau⁵³ → tieʔ²¹ liau²¹ “掉换方向”

在闽方言里，嵌1词也非常普遍，而且有一部分例子（“滚”、“摆”）出现在两个方言组。此处引用福州话（梁玉璋 1994）：

滚 $kuŋ^{21} \rightarrow ku^{21} luŋ^{21}$ “翻滚”

摆 $pe^{21} \rightarrow pe^{21} le^{21}$ “成弧形摆动”

圈 $khuaŋ^{21} \rightarrow khua^{21} luaŋ^{21}$ “绕圈”

抖 $teu^{21} \rightarrow te^{21} leu^{21}$ “颤动”

由此可见，无论在晋方言还是在闽方言，嵌1词的其中一个语法功能和茶堡语的韵母重叠相同：嵌1词的功能是派生出带有“没有特定方向”，“行动反复进行”等意味的动词。关于嵌1词的来源，学界争论不休，徐通锵（1979）认为这种构词形式来自儿化，张崇（1993）主张嵌1词来自单音节词的缓读，但是由于嵌1词出现在北方和南方的方言，而且这两个方言组之间没有接触过，所以嵌1词很可能是存古的特征：这是沙加尔持的观点。按照沙加尔（1999）的理论，上古汉语有-r-中缀，其语法功能之一有 repeated action “反复进行的活动”：斗（鬥），端母候韵，上古音 $*^a tok-s$ 啄，知母觉韵，上古音 $*^a trok$ （语义演变：反复敲打。鸟用嘴取食）他也认为，上述的嵌1词来自上古汉语.r-中缀；汉语的复辅音系统简化了以后，.r-中缀变成一种韵母重叠形式。茶堡语的l-声母对应藏语的r-和汉语的来母（上古音 $*r$ ）只发现一个例子： $ky-lry$ 放牧，藏文 $vbrog-pa$ 牧民，汉语〈牧〉明母屋韵三等，上古音 $*^b mruk$ （这个字和〈陆〉来母屋韵三等，上古音 $*^b m\ddot{a}-ruk$ 构成词组）。所以，韵母重叠的-l-可以对应汉语的-r-中缀。茶堡语和上古汉语的中缀在语音和语法功能两个方面相符，不仅印证了沙加尔的构拟，也证明这个中缀可以溯源于共同汉藏语。

参考目录

栗治国 1991《伊盟方言的“分音词”》方言，第3期

梁玉璋 1994《福州方言的：切脚词》方言，第1期

林向荣 1993《嘉戎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林幼菁、罗尔武 2003《茶堡嘉戎语大藏话的趋向前缀与动词词干变化》民族语文，第4期

瞿霭堂 1983《嘉绒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4期

瞿霭堂 1990《嘉戎语的方言-方言划分和语言识别》民族语文，第4、5期

王立达 1961《太原方言词汇的几个特点和若干虚词的用法》中国语文，第2期

徐通锵 1981《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1词”》中国语文，第6期

赵秉璇 1979《晋中话“嵌1词”汇释》中国语文，第6期

张崇 1993《嵌1词探源》中国语文，第3期

Jacques Guillaume 2004 Phonologie et Morphologie du japhug, thèse de doctorat, Paris 7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 Benjamins

Sun Jackson T.-S. 1998 Nominal Morphology in Caodeng rGyalro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69, Part 1.

Sun Jackson T.-S. 2000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1), 161-190.

Sun Jackson T.-S. 2003 Caodeng rGyalrong. In: G. Thurgood and R. J. LaPolla (ed.). Sino-Tibetan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pp. 490-502.